

流亡中的牛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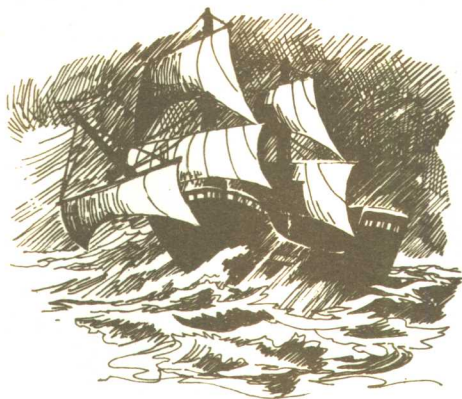
艾·丽·伏尼契 著

LIUWANGZHONGDE
NIUMENG



I56204
F648

0009962



流亡中的牛虻

艾·丽·伏尼契 著
徐吉安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XWTS 0017218

Ethel Lilian Voynich
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

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两卷集转译

流亡中的牛虻

艾·丽·伏尼契 著

徐吉安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0 万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10110·162 定价: 0.84元

你使我如此
怀疑世界，怀疑周围生活，
我害怕，象大树那样猝然倒下，
遽离人间，心中只留下一点记忆：
我永远是一个不幸的人。

- 卷首题词引自英国作家弗兰西斯·博蒙特（1584—1616）与约翰·弗利契（1579—1625）的剧本《少女的悲剧》四幕一场。



作者 像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家继小说《牛虻》之后的又一重要作品。作品以主人公牛虻的流亡生活为题材，补足了《牛虻》一书所空缺的牛虻这段非凡生活经历的描写。可看作是《牛虻》一书的姐妹篇。

全书以牛虻与法国贵族青年麦丹尔及其妹妹玛格丽特奇异的友谊和爱情为线索，铺叙了牛虻在流亡中的遭遇和他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生活磨难，作家着意于刻画牛虻的性格，肯定了牛虻在爱情和革命理想发生矛盾时所作的抉择。小说最后以牛虻毅然出走，重返意大利参加革命斗争而与《牛虻》第二卷的情节相衔接，以玛格丽特得悉牛虻牺牲后终身未嫁，郁郁以终的悲剧结束。

第一章

送殡行列沿着尘土很厚的农村街道缓缓前进，登上了墓地所在的岗子。后面跟着几个系白布幞头的老太婆；有的正哭着。过路的脱下帽子虔诚地划着十字，这不尽是出于习惯，还由于侯爵夫人对穷人的善心，他们为她的亡故深感惋惜。

说实在，真正穷人在勒萨托·麦丹莱尔已经没有。三十三年前革命浪潮冲走了旧生活制度，老太婆们做姑娘时候象恶魔缠身，永世出不了头的穷日子也随之结束。废除了徭役、盐税和各种课捐杂赋，同时也打掉了麦丹莱尔的贵族门阀之尊和世袭特权。现在眼望着城堡上空烟筒林立，雾气腾腾，回想一七八九年的生活就象是场噩梦。

当时街坊四邻，仅有大贫小贫之分；而现在的麦丹莱尔才经过一代人的手，穷乡僻壤的面貌就变了，穷小子只是指还没喂上奶牛的人。

对那些不走运的人，病人，和身遭不幸的人，侯爵夫人算得上是位热心朋友。要她用钱财赈济旁人，她没有这个能力，革命过后，农村富裕起来，城堡主的经济却日形凋敝。但侯爵夫人和农民的关系处得颇为和睦，甚至常常表现出母

性的关切；要她送一条奶牛是办不到了，可谁家孩子病了，少不得还会送上一罐牛奶，还老那么笑盈盈地向有病的小子嘘寒问暖。有一次连老皮埃罗都跟巴比杨大娘这样说：“自古来谁能想到她是这些十恶不赦的贵族家的姑娘呀？”

说实在，生前她不过是一个贵族的妻子而已。一个第戎医生的女儿，和她那份寒酸的妆奁一起嫁到侯爵家的，仅仅是她那高贵的德性而不是显赫的姓氏。不过，从当地教堂已经圯毁的先人墓志和盾形纹章来看，可以证明其门阀已是足可尊贵的。和李尔王的考狄利亚^①一样，她所剩的妆奁原是她那颗美好的灵魂，无怪一家人失掉了弗朗西丝就立刻变得六神无主。

她的丈夫领着两个孩子站在墓边，怅然若失痛苦到了无可名状的地步，这景况，象是死者是一位寡妇，留下的不止是两个孤儿，而是三个，内中一个已然两鬓斑白。

命运对这个年华老去，秉性恬静的古埃及学学者是残酷的，霎时间把他推入了苦海绝境。两个星期以来这是他送第三个灵柩到这块墓地来了。孩子们的死确也使他伤心万分，但平素自己总是钻在故纸堆里，和孩子们很少在一起；妻子的亡故却使他整个精神世界遭到毁灭。

他辞别墓地慢慢往回走。心里终难相信这里埋葬的是弗朗西丝，难于相信他们父子三人湿淋淋打着寒颤到家，她竟再不能笑脸相迎，给他们递来晒暖的便鞋。十四年她一直在他身旁，见到他一忙，总是想着该做些什么，该准备些什

①考狄利亚，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人物。

么。她时时处处体贴入微，这些已成为他生活的必需。

他俩不是恋爱结婚。侯爵是应朋友之情，或者说是他请人给物色一个对象，反正就是这样娶了弗朗西丝；但婚后谁也没有半句怨言。在他们结缡以来的十四年中，他对妻子一直彬彬有礼，因为他不认为对一个妇女还能有另一种态度；他对她始终矢志不渝，因为他追求的只是心灵上的喜悦。固然弗朗西丝已经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她已不光是他的妻子，而且成了要代他安排用度，操持家务的慈母，可他完全不了解她的难处，甚至也不想了解她有什么难处，她不过就是他的弗朗西丝。而现在他开始觉得她是法相庄严，甚至是可畏的了，这倒不是她已经不在人世，而是因为她死了，但头顶上缭绕着自我牺牲的母性灵光。

弗朗西丝在天之灵如果看到自己身后侯爵对她心有内疚，恐怕会大吃一惊。在她看来，为三个害伤寒的孩子殚思极虑孤军奋战完全是母亲的本份——事实是，连这一点她怕从来都没想过。弗朗西丝是个没有心计的女人，她没有一点空的时间，不问该是父亲的义务还是母亲的义务；她甘冒自己生命危险而从无难色。一个卓越的科学家的生命应比自身安危重要。但侯爵却是什么事也不想插手，倒不是因为胆怯，他从来就是百事不管。现在她刚把一个孩子从死亡之中抢出来，自己却跟在另两个死去的孩子后面进了坟墓，在墓穴里还得惦记着，孩子失去母亲生活怎么办。

长子安利和父亲并排走着，哭得伤心。他已十三了，懂得从此永远见不到妈妈。他自己的病情才刚有点起色，现在不但精神上痛苦，身体上也还很软。侯爵疼爱地摸摸儿子的

肩膀，安利仰起头，泪光中露出一丝笑容。跟他死去的母亲一样，他对父亲无限崇拜。父亲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学问的杰出人物，能得到父亲疼爱无疑是极大光彩，是对忧伤的一种安慰。于是在一阵嘤嘤抽泣后，安利慢慢静下来，感激地把湿漉漉的脸蛋偎着父亲的手。

幸好雷内没有哭，侯爵算是有点放心。他对这些失去母亲的孩子本来就感到非常揪心，孩子一哭往往又使他倍觉心烦，终究他们连手绢也还不会用呐。雷内一滴眼泪也没掉，他还不到十岁，他和留在家里的妹妹一样显然还不能理解眼前的事情。在行葬礼的时候他只是缩着身子，有点怕冷。

他们穿过菩提树林荫道，车子来到了高大的拱门下面，拱门两边还高高地耸立着城堡塔楼的残迹。平时这座巨大的、湿润的、倾圮的城堡总是给人一种相当凄凉的印象；今天，当他们穿着溅满泥水的衣服，冻得浑身发抖地从雨丝中望过去，城堡主感到心痛如绞。侯爵还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到过它的冷漠，它那死水般忧伤的倨傲；但也从没有象现在那样看重它。它比世上任何东西，孩子、甚至书籍都更可贵。书仅仅是属于他的，他和书一起生活了三十年；但他和这所房子的血缘关系已经衍续了四百年。麦丹莱尔家族一代代在这里生息；他们的家系在任何时候都算不上特殊豪富和显贵，但城堡主人对此毫不介意，也从不怨天尤人。他们很少上巴黎办事或游逛，有时还被人视为乡巴土佬，所以倒不如在家悠然自得，少惹烦恼；身上涂油高踞宝座的皇帝老子，比起壕沟内的城堡主他们，不见得有那么自在。没想到好景不常，发生了那么一次报复行动。

一走进那间巨大的门堂，侯爵不禁打了个寒噤。今日事有蹊跷，为什么单单在这时又想起童年时的乱子？

一口经过扫荡，在大火中幸存下来的油漆斑驳的柜橱，至今依旧靠着壁龛立着。当年保姆和她儿子雅克刚好把小艾登藏进壁龛，一会儿大门就打开了。艾登当时还是个安利那么大的孩子，黑暗中他蜷缩着身子，让那些震耳的吆喝、跺脚和楼梯上的号哭吓得紧捂起耳朵。

唉，这种号叫真叫人害怕！

难忘的记忆淹没了侯爵少年时代的欢乐，使周围这个光辉的世界黯然失色；几年后当他从英国回来，这所可爱的房子在历经离乱后所能给他的只是恐怖，而不是欢乐。这些幻影一直到有了弗朗西丝以后才告消失，在这个恬静、愉快而又极其质朴的生灵身旁，是不会引起恐怖的幻觉的。而现在弗朗西丝一死，它们又伺机而来。

侯爵恐怖地感到它们的逼近。甚至又象听到了儿童室内小女孩的号哭。他一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变故，以至这唯一可怕的回忆总是难以磨灭；现在，在疲惫和哀伤中，往事的幻影又历历出现在他面前。他似乎又闻到了浓郁的呛人的烟味，又听到雅克的惊惶的声音：

“艾登！艾登爷！您在哪儿？您还活着吗？他们走了，我的宝贝。”

还是同一个雅克，现在已是一头白发，但还象过去那样关心地在书房门边守着他。他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爵爷，您该换件干衣服。今天有些冷。玛尔塔做了热汤。”

“谢谢，雅克，”侯爵感谢地回答，“你总是想得那么周到。你且看一下谁在照顾孩子。告诉他们，不要让人来打扰我，我要独自呆一会。”

他松了一口气，感到终于又回到了一关门就与外界隔绝的自己书房，青年时代的伴侣在书架上列着队，默默地向他致意。侯爵打开书柜抽出一本柏拉图的《理想国》，又深深叹了口气，把它放了回去，今天希腊人解不了他的愁。他一下不知应该挑哪一本，踌躇地用手轻轻抚摸着——部部藏书的书脊：伏尔泰、狄德罗、霍布士、吉本；而后抽出蒙泰涅的一卷著作，把椅子拉到熊熊燃烧的壁炉火边，一头栽进《论生命的经历》里。^①

栗树的枝条敲打着窗户，侯爵放下了正阅读的书。这些苍老的大树栽得离房子过于近了些；夏日一片浓密的树叶挡住了阳光和空气，而在冬夜风弄残枝，呜咽不绝。弗朗西丝担心孩子受惊，总觉得这些阴暗的巨干离房子太近了，但她一次也没提出要把它们砍掉，知道这是侯爵的命根。它们寄托着侯爵童年时代美好的怀念。

现在树枝在玻璃上轻轻叩打的声音，是一个老朋友向侯爵的问候。他站起来打开窗子，摘下几片枯黄的大叶子贴在

①《理想国》（或译《共和国》），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347）著作；伏尔泰（1694—1778）——杰出的法国作家；狄德罗（1713—1784）——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霍布士（1588—1679）——杰出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蒙泰涅（1533—1592）——法国哲学家，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反对者。

脸上。虽然时临深秋，叶子已经闻不到什么香味，但他觉得它具有世上最沁人心脾的芳香。

似乎一贴近这些叶子和嗅到它们的气味，心间重压就顿时苏解。那些纯洁而光润，清凉而馥郁的叶子，死得象蒙泰涅所称颂的那样坦然而高贵。他想起蒙泰涅超脱而又充满睿智的话：“Que les bastimens de mon aage ont naturellement à souffrir quelque gouttière. Il est temps qu'ils commencent à se lascher et desmentir. c'est une commune nécessité. Et n'eust on pas faict pour moi un nouveau miracle” ①

万物不过如此，但弗朗西丝毕竟是妙龄夭逝。

侯爵在窗台上支颐眺望，眼前是林木孳生的一抹平野，依稀能看到远方岗子上的塔楼。极目处，广宇漠漠，景色惨澹。而他的生命也象天穹一样心灰意冷。生命，在血红的信号最初的一闪之后，就已经显得暗淡无光，而现在，失去了弗朗西丝，它将更不会有一线光明。但不管晚景何等凄凉，只要能保持心境平静，能把自己的工作干下去，生活总还是有意义的。

可是要保持心境平静，谈何容易，玛格丽特正在楼上哭得如此伤心。一小时前他一到家就听到她的哭声，直至现在还在哭。是保姆不管她还是哄不了她？弗朗西丝在日，孩子们从没有这样哭过。这怎么受得了，再说三岁孩子这样哭许

① “及余之年，凡百器官，常有病痛之苦。时光荏苒，彼将属弱而弛毁。常道如是，吾于斯何恐。”〔法〕

要坏事。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但想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要自己去管理家务时，侯爵不免有些害怕，他打开通向儿童室的门，心里直感到不好意思。

“别尔姐，”他这样轻轻地说，“玛格丽特为什么老这样哭？可能她是饿了……”

别尔姐朝他转过脸来，神色慌张，脸上布满泪痕。

“都是苏珊娜这个懒货，爵爷。我到教堂向善心的太太告别，就那么一会儿，她……哼……哼……”

“她怎么了？”侯爵问，他想弄清楚倒底是怎么回事，一面对嘈杂的声音紧皱着眉头。“她把孩子打坏了？”

保姆又是泪珠滚滚。

“不怪我，我向天主起誓，这不怪我！我哪知道她连我们的小宝贝都看不住？”

“别尔姐！”侯爵厉声说，接着向保姆走去。“出了什么事？”

保姆把围裙蒙住脸。问题有些严重，终于她都说了：她偷偷跟着送殡去，把孩子撂给十五岁的烧火丫头照管，谁知她一心看着窗外就忘了孩子，孩子拖了新鞋走上楼梯，一下滚到下面石台阶上。身体摔坏了，脑袋也打破了。

这一带的医生都离得相当远，看着孩子静不下来，就派人找了能护理病人的康涅杰莉大娘来。她给幼儿服了罂粟浸剂，女孩开始入睡后，她说没有什么问题——身上骨骼都是好好的。

侯爵仍然放心不下。但相继而来的一桩倒霉事情使他不得不先把玛格丽特放一放：安利送殡时得了感冒，由于他伤

寒后病体尚未恢复，入夜病情开始恶化。整整十天做父亲的除了担忧再来第四次不虞之灾外，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当危险期过去后，玛格丽特伤处的青斑差不多也已经完全消退。

多灾多难的时运似乎已告结束，但侯爵已经变得心神不定。他经常夕不安寝，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梦魂颠倒地以为孩子又害了病。

天长日久，侯爵越来越感到不能把孩子撂给仆人，尽管他们的心意还是好的。这不光是玛格丽特稍不留意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安利送殡那天又只让穿着单皮鞋出门，回来也没给马上换衣服；他认为孩子不能交给这些粗鲁和迷信的农民，还有它另一方面原因，对这他决不能掉以轻心。他发现仆人们经常向孩子灌输妖魔鬼怪的故事，还有就是弗朗西丝才一去世，厨房和儿童室的关系就变得近乎了，这他认为是最不好的。仆人们对他们喜欢的雷内特别放纵，把他宠坏了。这孩子和雅克寸步不离，一会就上去搂着他的脖子，让他讲圣徒和荒诞不经的故事，一会又解下老厨娘的围裙，帮她碾咖啡豆，要两块馅饼作犒劳，模仿仆人的样子边吃边喷嘴，说话拖腔作势。不用说，这些仆人愿意看到孩子们高兴，而雅克和他们家的世代关系也属无可非议，但对雷内的影响可能是有害的。一家没有个女主人，孩子往往会吃大亏，更不用说玛格丽特，儿童室要没有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会得不到良好的教养。

总得想个办法才是。但有什么办法呢？一想到续弦，侯爵就感到兴味索然，一方面这有悖于对弗朗西丝在日的眷恋，另外屋里有了一个女的，也会分散写书精力。弗朗西丝

恬淡娴静的性格百里挑一，这也是在她的许多优点里侯爵最器重的一点。确实不用想再找到这样一个女人。

最简单的是请一个有亲戚关系的女人到城堡来，能尽心家务和管教孩子的。但这也不会比再接一个妻子强到哪里，或许还更糟，续弦总还可以挑一挑，而眼下唯一合适的亲家就只有姨妈阿雪莉卡·洛蒙尼小姐，一位资产不大而乐善好施的老姑娘。要让她离开阿瓦龙寂寞的房子和感到有人真正需要她自然是高兴的，可是有她在书房里就要遭殃，她会劝他接受宗教的安慰，这一来书房就会成为毫无教养的教士和喋喋不休的修女的天下了。

再不就是把孩子送到那些真正关心儿童发育成长的地方去，在那儿他们能受到适合于他们社会地位的教育。这笔费用可不是一个小数，而侯爵的进款却不大；虽说他已惯于自奉菲薄，只要有个安静的环境能从事写作。遗憾的是，不管他如何算计，处处撙节，如果不卖掉一部份本来就为数不多而又一再抵押的田产，要把孩子送到体面的学校去，钱总还是不够。孩子的教育确实比田产重要，但总还得留给玛格丽特一点陪嫁。

卖掉了一块田，侯爵把女儿托给姨妈抚养，分给她的那份抚养金数目相当可观，阿雪莉卡知道妹夫手头拮据，说什么不肯收：

“这太过分了，艾登，真是这样。这么个小不点花得了什么吃穿？看一下孩子，难道你以为我还要你的钱？孩子是我的肉，她来了就象看到亲爱的弗朗西丝一样。”

阿雪莉卡眼泪汪汪地，她从来就好掉眼泪。侯爵不由蹙

起眉头，自忖弗朗西丝怎么就能善于克制自己？她从来就不哭。实际是，雅克和老厨娘都没有告诉他，只是他自己没有见到而已。

“亲爱的阿雪莉卡，”他温和地说，“请收下我这个穷人的这份薄礼吧，从道理上说是完全应该给的。当然，你对我女儿的情谊我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但至少不能再让你在其他方面为难。我不想让玛格丽特在经济上感到有压力，孩子没有母亲已经够苦的了。至于我，有块面包和书就心满意足了。”

现在得给男孩子作安排。侯爵认为安利不如送到阿瓦龙的福音学校去。孩子两场大病以后身子显得很弱。平时也怯生生叫人心疼，离家远了怕要想家；在阿瓦龙可以经常和妹妹、姨妈见面，做父亲的也能常去看他。当然，这是所教会学校……但这有什么？侯爵耸了耸肩膀。他本人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而弗朗西丝信教信得那么笃诚和入迷，但她从未在这上面与他有过齟齬。这回他的长子成了善良的天主教徒，她怕还会感到高兴呢。学校收费不多，环境优美。加以当地贵族对宗教问题上的自由思想很反感，如果将来安利愿意住到领地去经营农业，一旦和周围发生信仰上的分歧，有这一点也能管点事。话又说回来，怎见得他就一定成不了一个信徒呢？他是个驯从的孩子，样样都好，就是天资愚钝一点。

雷内的问题要复杂些。侯爵未必有这个意思，把他也交给福音学校那帮信徒；他在各方面一点都不笨。这时侯爵接到弟弟的一封信，这个弟弟是除侯爵而外他们家系在城堡陷